毛詩類釋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八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禮器

鼎 鼐 鼒

爾雅鼎絶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疏云鼎絶大者名鼐體圓斂上而小口者名鼒詩周頌鼐鼎及鼒是也

又款足者謂之鬲疏云款闊也鼎足相去疎闊者名

鬲

俎匕　簋

楚茨爲俎孔碩注云俎祭享之器儀禮特牲少牢凡牲體魚腊皆自鑊而升于鼎自鼎而載于俎匕所以載鼎實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也古之祭祀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又黍稷亦用匕詩有饛簋飧有捄棘匕疏云簠簋盛稻粱簋盛黍稷匕長三尺吉禮用棘喪禮用桑捄長貌

大房

魯頌籩豆大房毛云大房半體之俎鄭云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孔疏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骨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據此則殽烝用折俎房烝用房俎房俎即大房半體之俎也

䞓音宗

說文釜屬正字通云商頌鬷假無言中庸引詩譌鬷作奏與湯孫奏假同不知烈祖章所謂鬷即雍人陳鼎事凡祭雍人必先陳鼎以為烹牲體之用自鼎初至時即能秉其肅敬靡有諍爭見主者者專於假廟故能使助祭者人人顧化若此與那詩奏假之奏不同奏即上奏鼓之奏謂奏樂以通于烈祖也何得與鬷假相混

臣謹案中庸奏假作奏進也毛鄭皆云鬷總也歐

陽氏曰執事者總無諠譁也陸德明釋文吳才老
韻補皆讀駿作奏無有以為釜屬者此並駁去謂
其音義錯互何其堅自信若此然其說亦似有理
今姑存之

錡 釜

名南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云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
曰釜湘烹也

鬵

爾雅䰝謂之鬵詩曰溉之釜鬵是也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鬵又許氏說文云大釜也一云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毛氏曰釜屬六書故曰詩烹魚不應用甑毛許說近之爾雅鬴謂之鬵俗本譌鬴作䰝方言鬵關東或謂之鬴俗本譌鬴作甗鬴與釜同

豆 籩 登

爾雅木豆謂之豆疏豆以木為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

其足名鐙中央直豎者名校校徑二寸總而言之名

豆其實四升用薦俎醢

竹豆謂之籩疏籩邊以竹為之口有籐縁形制如豆亦受

四升盛棗栗桃梅蔆芡脯修膴鮑糗餌之屬小雅賓

之初筵籩豆有楚亦饗燕祭祀通用

瓦豆謂之登疏大雅生民于豆于登毛云登薦太羹公

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于登湆肉汁太古之羹也

不調以鹽菜

玉瓚　秬鬯

旱麓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疏瓚盛鬯酒之器以圭為柄黄金為勺朱中央有鼻寸為龍口鬯酒從中流出即所謂黄流黄流秬鬯也秬黑黍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則黄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黄流以其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又江漢詩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疏云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

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卣受五升賜時未祭故
卣盛之
臣謹案盛卣之器有三彝也卣也瓚也祭時在彝
賜時則在卣玉瓚即圭瓚當在中間以卣中秬鬯
之酒注于瓚從瓚流出以實于彝然則爾雅云卣
為中尊者當以品之貴賤言彝陳祖考之前為最
上罍平日飲燕所用為下卣未祭之前盛秬鬯者
故得為中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賜

諸侯盖九寸以下

璋瓚

半圭曰璋以為瓚柄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以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是也許氏樗曰周禮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祭之用瓚惟祼為然圭廣二寸半圭曰璋言其廣之度止一寸五分

彝卣罍

爾雅註皆盛酒器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彝罍之間是不大不小者爾雅曰卣為中尊是也詩秬鬯一卣又我姑酌彼金罍則罍是飲燕之器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疏又云罍是尊之大者然則孫炎所云上中下以品之貴賤言不以量之多少言也　疏云刻為雲雷之象以金飾之

爵　斝

爵飲器受一升口上立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

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畫禾稼行葦詩曰曰洗爵奠

斝箋云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大斗

疏曰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

六寸長三尺是也此盖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

犧尊

阮諶禮圖云犧尊於尊腹之上畫為牛形王肅曰太和

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

牛為尊也宋祭條曰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盡三代冢墓中物今博古圖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形開其背以受酒阮諶之言殆臆度耳

兕觥

孔疏云以兕觥為觥古者燕饗之禮必有兕觥亦為罰爵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桑扈詩兕觥其觩罰爵徒觩然陳設而無所用言上下俱無失禮

也絲衣詩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言至祭末旅酬之節不用罰爵飲美酒者皆柔和不讙譁不倨慢其始終皆得禮也

壺

韓奕詩曰清酒百壺壺園器禮器注壺大一石

鸞刀

傳曰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疏曰鸞鈴也刀環有鈴者也

楅衡

楅衡施于牛角所以止觸周禮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
楅衡

爨

楚茨詩云執爨踖踖傳云饔爨廩爨也疏饔爨以煑肉
在門東南北上廩爨以炊米在饔爨之北

介圭

介圭諸侯之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周官典瑞

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崧高
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是天子初賜時事毛以為
桓圭九寸是也鄭以為介圭尺二寸是天子之圭非
諸侯所執故以為寶韓侯之介圭是貢其國之所有
非所執之瑞圭俱謬誤不可從孔疏曰毛於崧高以
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處介圭亦為瑞不從鄭而從
毛其說得之圭為公侯伯所執侯國土產安得有此
詳見訂詁

圭璧

雲漢詩曰圭璧既卒疏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皆祭神所用而圭璧為其總稱

筐筥

名南于以盛之維筐及筥毛傳方曰筐圓曰筥

附錄

陳氏稽古編曰禮簠方而簋圓簠盛稻粱簋盛黍

稷然古書言簋多不及簠凡言二簋者稻粱也諸侯日食以之若用享則薄矣故易曰應有時也四簋者加以黍稷諸侯朔月食之而養賢者以為平常燕食則禮待之隆也六簋者加以麥苽天子朔月食之若盛舉則稻粱各二合黍稷麥苽是為八簋伐木篇陳饋八簋是也又有十二簋王者以待諸侯

圓曰筥方曰筐筐五斛筥五升筥小而筐大然筐

之為制又不同大筐五斛小筐五升深者為懿筐淺者為頃筐桑欲其多容故取其深卷耳易盈標梅將盡則取其淺而已鹿鳴之筐以受幣帛楚茨之筐以受黍稷牢肉鄭義采蘋之筐以受蘋藻采菽之筐以受豆藿良耜之筐以受饁餉之黍而與筥偕者三焉其小筐乎若大筐則盛米以饋聘賓用之

射有正有鵠有質而的其總名也大射射皮侯的

以鵠製皮為之賓射射采侯的以正采畫為之燕射射獸侯的以質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為之猗嗟不出正此賓射也賓之初筵箋云舉鵠而棲之於侯此大射也經云發彼有的傳云的質此燕射也毛以首章為燕射矣鄭衆馬融 王肅謂鵠大於正正大於質共在一侯皆誤惟康成據周禮分為三射之侯獨得之質亦采畫但正畫五色質畫各獸之形為異耳

王應麟言康成釋禮其經傳無明文者輙引漢禮證之蓋漢去古未遠用此證彼或可得其彷彿今以見於詩者言之抱裯漢抱帳也副漢步摇也六珈步摇上飾也御士之館緇衣諸廬也重喬所以縣毛羽也疏云猶今之鷩毛槊則又證以唐制汕撩罟也邪偪行縢也醻今之勸酒也簫賣餳者所吹也春酒中山冬釀也戈今之句孑戟也以至有瞽樂器則大予樂漢明帝樂見東漢書可據也挈壺之刻漏玉瓚大斗之尺寸則

漢之禮器猶存也然猶不敢質言之僅曰某若今之某云爾後世去古彌遠乃欲執近事以測古經如據韓愈畫記以釋載獫歇驕據大隄曲以釋漢有游女據姚崇焚蝗之令以釋秉畀炎火據漉魚叉網以釋月離于畢據俗諺籬頭吹箄篥以釋一之日觱發皆非吾所敢信

毛詩類釋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九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樂器

琴

陳暘樂書琴長三尺三寸六分象朞之日廣六寸象六合絃有五象五行腰廣四寸象四時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暉十三象十二律餘一以象閏

蓋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舜彈五弦之琴文王加少宫少商

瑟

樂書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之瑟帝悲不能止因破為二十五絃蓋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邢昺曰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

盡用

段氏昌武曰古人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抗而五聲和矣

臣於雍正七年赴河南修省志有祥符朱名超善鼓瑟為臣言傳云朱絃疏越一唱三嘆瑟之背穹然最高處一絃朱色名曰君絃不用越孔也瑟之下孔比琴稍寬故曰疏越琴一聲瑟三聲琴為一唱瑟為三嘆故夫婦之和比琴瑟之好琴瑟無專用一器之理所謂如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也其

解一唱三嘆爲先儒所未曾道偶憶而謹志之

鐘　鏞

樂書黄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大者謂之鏞虡縣一鐘謂之特鐘一虡十二鐘謂之編鐘堂上擊黄鐘特鐘而堂上編鐘應之

鼓　縣鼓

樂書少皥氏冒革以爲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有瞽

詩應田縣鼓是也

鼖鼓毛詩作賁鼓

鼖鼓大鼓也周禮韗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疏鼓四尺者謂鼓面革所蒙者廣四尺也中圍加三之一者謂將中央圍加于面之圍三之一也面四尺其圍當十二尺中圍加以三之一為四尺總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亦謂之田

鼉鼓

陸氏佃曰夏小正云剥鼉以為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非特有取于皮亦其鼓聲逄逄然象鼉之名故以名之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如鼓 案鼉鼓即上鼖鼓以其形制之大言之謂之鼖鼓以其材質之堅厚言之謂之鼉鼓非有二物也

鼛鼓

周禮考工記作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音鉤磬折

註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為異磬折中曲之不參正

也又地官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也鼛同臯臯緩也役事以勿亟為義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廹也

應鼓　田鼓

有瞽曰應田縣鼓傳曰應小鞞田大鼓也爾雅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則田鼓即鼖鼓也

鞉鼓

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揺之則兩耳還自擊鞉

與鼗同所以兆奏鼓也商頌曰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是奏鼓之前先奏鞉鞉衆器之先商人所以求神亦如周人取蕭取脂行於未祭之先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以柷鞉皆所以起樂也

柷敔詩作圉

孔疏曰柷敔皆以木為之柷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

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

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

音歷掠也之以止樂者

虡　業　樅　崇牙　羽

傳曰植者為虡橫者為栒業大板樅崇牙也疏縣鍾磬

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植立者為虡橫牽者

為栒栒上加之大板為之飾謂之業刻板捷業如鋸

齒也其縣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

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有瞽云崇牙樹羽

傳曰樹羽置羽也疏置羽者置之于栒虡之上角禮

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垂于

栒虡角之兩旁

笙 簧

樂書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

簧管端有長短之制法象鳳凰其形鳳翼其聲鳳鳴

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簧者笙管之中

金薄鍱也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

磬

考工記磬人為磬倨句（音鉤）一短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同端）疏句據上曲者股據下直者弦謂兩頭相望者假令句股各一尺今以一尺五寸觸兩弦其句股之形即磬之倨句折殺也股者磬之上鼓者其下所當擊者博為

一假如黄鍾之磬股博四寸五分股為二則長倍之為九寸鼓為三則鼓長一尺三寸五分叅分其股博去一以為股博則三寸也叅分其股博以其一為之厚則一寸也

姜兆錫曰倨為下鼓句為上股鼓在下狹而長股在上廣而短以長掩短則鼓長于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此不過假矩以約言其度耳賈氏曰已過也上下猶言清濁也摩石之厚薄以調聲之清濁也

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今聲太清是石太厚故摩石之旁而使薄薄而廣則濁也聲太濁是石太薄薄不可使厚故摩石之端而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清也

臣謹案賈氏曰黃鐘之磬律長九寸其博為一是股廣一律為九寸股為二是股長二律為一尺八寸此其上廣而短也鼓為三是鼓長三律為二尺七寸三分其股博之九寸去一以為鼓博是鼓博

六寸此其下狹而長也又三分鼓博之六寸以其一為之厚則下股若上股各厚二寸矣賫氏之說與孔疏異案黃鐘以九起數股廣一律為九寸以下二三倶以律為準其說似優而孔疏曰黃鐘之磬股廣四寸五分豈僅得黃鐘之半律乎況周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則四寸五分僅得今二寸三分有奇耳且厚只一寸于今僅踰五分不虞其脆薄不堪擊乎疑當從賫氏

簫

樂書簫編竹而成長尺有四寸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爾雅大簫謂之管（音言）小者謂之筊（音交）大者長尺四寸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小者長尺二寸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

管（一作琯）

爾雅大管謂之簥（音嬌）李巡云聲高大故曰簥長尺圍寸

併漆之有底如篪六孔周官小師注如篴而小併兩管而吹之者也

壎

爾雅註壎燒土為之大者如鵞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六孔釋名云壎喧也聲濁喧喧然大

篪

爾雅註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凡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橫吹之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孔盖不數

其上出者也　壎箎其竅盡合則為黃鍾其竅盡開則為應鍾蓋相應和也

籥

籥如笛而六孔主中聲而上下之陸氏德明曰籥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郭璞云形似笛而小疏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賓之初筵籥舞笙鼓是也　執籥秉翟為文舞朱干玉戚為武舞萬舞其總名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也

翟

樂書翟五色雉也翟羽可用為儀執之以舞所以為蔽翼者也

缶

爾雅盎謂之缶註盆也詩陳風坎其擊缶史記藺相如請秦王擊缶則缶是樂器易坎卦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缶又是酒器比之初六有孚盈缶襄九年傳具綆缶備水器缶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

樂又可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鷺羽　鷺翿　翿

鷺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以其羽為翳舞者所持以指麾也詩陳風值其鷺羽值毛氏訓持顏師古訓立其意一也孔疏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為持鷺羽可以為舞者之翳故持之也翿翳也王風所云左執翿即此鷺羽也毛傳解彼云翿纛也翳也今之羽葆幢舞師所以自蔽翳也

附録

陳氏稽古編曰禮記下而管象成童舞象鄭注皆以為大武蓋周頌有二象維清奏象舞象文王之事武奏大武象武王之事左傳季札所見武象文王之象也禮器文王世子及内則等所云象皆武王之象也武詩則簫管以吹之故云管象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故曰舞象

先王不制夷禮而制夷樂特設韎師鞮屨氏二職

以掌之然有舞而無聲與雅樂不同止以美大王
者之德無所不被耳周之王化先到南方故南樂
尤重焉旄人以教國子胥鼓南謂鼓其節也而鼓
鐘詩舉南樂以總四夷毛韓二家皆云示德廣之
所及必有本矣宋儒不信古義遂妄解為二南

臣謹案此條以南非二南之南解極新然上云鼓
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又云胥鼓南其有聲
可知矣而云有舞無聲與雅不同此不可解

毛詩類釋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十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兵器

鼓　鉦

鼓以進衆為三軍之號令孔疏鐲鐃俱得名鉦鐲似小鐘鐃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而金止

甲

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合猶重也重犀兕為之）壽三百年禮書曰古者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　案襄三年傳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組練俱用絲杜預則云組甲漆甲成組文宣十二年傳犀兕尚多國語吳王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無用鐵之理

冑

說文曰首鎧謂之兜鍪亦曰冑魯頌貝冑朱綅以貝飾

胄以朱綫綴貝而飾之朱子釋中庸曰革甲胄之屬則胄亦以革為之矣說文長箋云軍士以首鎧為炊具故曰兜兜為胄名鍪則釜名意亦是後世之事耳

戈

考工記戈柲長六尺六寸禮書曰句兵也五兵之便于用者戈而已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鈎

殳

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殳長丈二尺也禮

書曰有稜鄭氏謂八觚是也許愼謂積竹爲之可擊

打人

戟

考工記車戟常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是戟長丈六尺

也劉熈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　禮書曰周官司兵

軍旅會同建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

兵無夷矛而有弓矢陳氏曰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

戟三刃殳擊兵也如杖而無刃矛鉤兵也上鋭而旁

鈎用以以鈎宜長于戟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也

矛英喬

清人二矛重英箋曰二矛酋矛夷矛也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英以朱羽為矛飾二矛並建于車上則其英重累而見矛之上句音鈎曰喬所以懸英也英獘而盡所存者喬而已黄氏曰矛上鋭而旁

句盖可刺可句之器

厹矛　錞

疏厹矛刃有三角鋈錞謂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曲禮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同錞

注鋭底曰鐏平底曰錞

戚　揚

疏戚揚皆斧鉞之别名鉞大而斧小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大鉞劉熙曰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

斧斨錡銶

疏隋銎音穹曰斧方銎曰斨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隋音妥狹而長也銎斧斨受柄處也錡鑿屬銶木屬

干盾伐

揚雄曰盾或謂之干疏盾以木為之禮書曰盾以革為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詩曰龍盾之合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以二盾比而合之中干曰伐詩蒙伐有苑蒙雜也

即所謂雜羽也苑文貌盖畫龍與雜羽之文于盾伐

之上而龍盾苐舉其龍蒙伐苐舉其雜羽文互見耳

其大干則謂之櫓

弓　韔一作閉

禮書曰弓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所以為深絲所以為

固弓室曰韔弓檠曰閉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交韔交

二弓于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竹閉

以竹為柲狀如弓然而以繩約之于弛弓之裏檠弓

體使正然後納之韔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翩反之病盖用竹則不屈撓用繩則久纆綿也韔同弢鄭風云抑弢弓忌

象弭

疏爾雅云弓有緣者謂無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則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弭也　詩緝曰左傳云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簫簫弭頭即受

弦處以象齒飾之使上下不至齟齬也

彤弓

疏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

矢 魚服 掤左傳作冰

劉熙曰矢指也有所指向迅疾也矢房曰服矢箙蓋曰掤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矢服掤是箭箙蓋用矢則舉掤以開箙既

用則納矢箙中釋下掤以覆箙詩抑釋掤忌是也昭二十五年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即掤

鍭

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疏鏃箭頭翦齊也以金為鏃齊羽者名鍭孫炎曰金鏃斷羽使前重也鍭矢參亭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輕重均亭也

決拾

疏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一

名遂以韋為之著于左臂以遂弦詩緝曰决即衛芃蘭所謂佩韘是也韘音攝

侯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註以虎熊豹之皮飾侯又方制之著于侯中謂之鵠所謂皮侯也禮書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四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

旂旗旐

周禮司常交龍為旂鳥隼為旟龜蛇四斿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斿音由旂常之末垂者鄭氏曰正幅為縿旒則屬焉

干旄 干旌

疏干旄者以旄牛尾注于旗干之首析羽為旌孫炎曰析五采羽注上則干之首首有旄有羽也旄是旄牛尾羽是鳥

羽

蘇氏轍曰注旄而不設旒縿曰旌　許氏謙曰旄旟旌嘗案周禮爾雅禮書參比而得其說凡旗有杠有縿有旒杠者旂竿也以旄牛尾注于其首謂之旄又以翟五色之羽析之注于旄之上謂之旌則旄旌皆是杠之飾也其杠以素錦韜之然後以縿繫于杠縿以纁帛為之旒以赤絳帛為之而屬于縿之上以俗言之則縿是旂身旒是旂脚又以組飾旒之邊又用朱縷縫紕旒縿或以維持之不欲令曳地干旄詩

中言紕者縫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　孔疏
謂以素絲為線縷所以縫紕旌旂之旒縿也縿謂繫
于旌旂之體旒謂縿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
鳥章　白旆
六月詩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疏鳥章即所謂鳥隼曰
旟也白帛也以絳帛續旐末為燕尾戰則旆之九旂之物
皆用絳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據此則鳥章與白旆
本是一物鳥章以旂之體言白旆以旂之下垂者言

故以央央二字總之非有二也圖作二物恐非

鉤援　臨衝

毛傳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衝衝車也

朱傳曰鉤援即今所謂雲梯臨在上臨下者衝從旁衝突者皆攻城之具也孔疏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

法

枚

孔疏大司馬大閱云銜枚而進注枚如箸銜之有繣結

項中軍法止止語為相疑惑

鞞

瞻彼洛矣詩曰鞞琫有珌朱傳云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器也

附録

陳氏稽古編曰司常九旂曰常也旂也旜也(亦作旃)物也旂也旟也旐也旞也旌也常旂旟旐旌五者皆見詩而於旂尤屢及天子建常諸侯建旂故詩

所咏大抵皆諸侯事出車采芑之旂以出師庭燎采菽載見之旂以朝于王黑鳥之旂以助祭閟宮之旂以承祭韓奕之旂天子所賜皆咏侯也爾雅旂制大約竿首設旄旄首注旌九旂所同而旂竿則綢以素錦下以纁帛為縿音衫而衆旒著焉旒有九詩所云央央渒渒等皆旒縿之貌狀也畫素龍於縿故曰龍旂見閟宮元鳥詩縣鈴於竿首故又言和鈴央央也見載見詩至於綦組之飾與諸侯旂等諸侯旒

不曳地
馮氏名物疏引昭十三年傳晉治兵邾南辛未建而不斾壬申復斾之以斾為大將所建之旂未是此傳之斾係虛字與小雅胡不斾斾一例至白斾央央悠悠斾旌方是實指旂職之名案斾不例九旂之數爾雅長尋曰旐繼旐曰斾注云帛續旐為燕尾意無燕尾為旐有燕尾為斾此其異也又案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注以大白為殷旂又釋

名云白旆殷旌也帛繼旐者也然則白者旆之色繼旐者旆之形也詩之白旆左傳之大旆皆戰伐時所建則旆即大白無疑

臣謹案此以白為旆之色白旆即殷之大白疑未是白與帛同白旆乃用纁帛為縿畫龍於上以為九旒也乃纁色非白色也吉甫以上公出師親臨督戰自應建本朝之正色如何反用殷家之大白乎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鄭荅趙商以為王不

親將故建先代之正色意惟不親將則然耳疑未可引以為據

毛詩類釋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十一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農器

耜

說文曰耜耒下𦓤也耒耜上句（音鉤）木也古者耒耜皆以木為之易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濮氏曰周頌有畧其耜畟畟良耜以起土者言之祭義天子諸侯躬秉耒

以手所執柄言之

臣謹案牛耕起於後世古者只用耜起土雖耕耤亦躬秉耒也又案大田云以我覃耜載芟云有畧其耜覃畧皆云利也又畟畟良耜孔疏云畟畟是刃利之狀則耜當以金為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說近是若說用木太厚則不能入土銳而利則虞缺折大易所云殆如結繩為書契之始耳

事物紀原後漢末趙過爲搜粟都尉始教民牛耕三
犂共一牛一人將之實勝耒耜之利
案後漢書王景傳明帝建初八年景遷廬江太守
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
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爲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
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遂銘石刻誓
據此則牛耕之法不始於趙過矣
又宋耒陽令曾之謹撰農器譜三卷周益公爲之

序曰譜凡耒耜耨鎛車戽蓑笠銍刈蓧蕢杵臼斗斛釜甑倉庾厥類惟十而牛犂蓋一編之館轄予因演其說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為起於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畝畝則武王平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蓋古者祭牛之外惟以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其在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又曰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以明竭作於春皆

人力也至於穫之積之然後殺時犉牡以為社稷之報若使之耕曽不如迎貓迎虎列於蜡祭乎厥後王弼傳易以為稼穡之資宋景文公祁闢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服牛乗馬漢趙過始教民牛耕蓋本賈思勰齊民要術予謂輔嗣固失賈氏及景文亦未為得也案論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蓋犂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用祭牛則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注疏乃以犂為雜色

近世諸儒並從此義今考周禮牧人時祀牲必用牷牲純色外祭毀事用尨尨雜色是則純雜之辨雜色謂之尨不謂之犂也竊疑犂起於春秋之世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禮記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犂共二牛費省而功倍爾易傳出於魏晉苐見牛耕不復考其

初而賈公彥考工正義遂謂起於後漢其失尤甚

臣棨益公之言甚辨以犂牛為耕田之犂冉耕字伯牛說極新異可喜然孔子之世沮溺耦耕又云耰而不輟皆用人力不聞其以牛也又賈思勰宋景文俱云博雅但說牛耕起於趙過而不及王景豈未讀後漢書此傳耶景傳云先是百姓不知牛耕則自秦及西漢其不用牛耕審矣益公之言聊備異聞云爾又云耦犂共二牛詢之老農未嘗有

此謹書之以俟知者　晁氏曰元魏賈思勰撰齊

民要術十卷凡九十二篇

錢

臣工詩曰庤乃錢鎛奄觀銍艾說文云錢銚也古田器

銚刈也是刈物之器也錢氏天錫曰錢以起土用於

耕

鎛

釋名云鎛鋤類廹地去草六寸所以入苗間亦云鎒鎛

鎒當是一器髙誘云鎒芸苗也良耜云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趙是刺地除去水陸穢草是鎛是芸治田疇之器

銍

釋名云銍穫禾鐵令之穫禾短鐮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

蓑笠

無羊詩何蓑何笠毛傳曰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

禦暑又良耜詩其笠伊糾毛傳曰糾糾然笠之輕舉也

毛詩類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十二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宮室

房　背

疏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背北房堂也半以南為南堂此蓋專指東房而言是由北階入內寢處朱子曰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之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非也

臣謹案王風所謂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曰由房則過乎房矣過乎房則入于寢也非堂下另有非階與寢之阼階相接由房入寢蓋在此處楚茨詩樂具入奏蓋于廟祭畢燕諸父兄弟于内寢樂隨以入此詩似咏其事詩大概與簡兮相類賢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相與勤其事若自喜而實自嘲玩其樂只且語氣可見序説未必不有據朱子以為

婦人所作恐非

附王風君子陽陽論

君子陽陽朱子以為亦前篇婦人所作此只因君子于役首二字偶相同遂為此語耳不知行役之大夫其室家喜其初至何為有執簧執翿之語況由者是由此適彼之辭婦人舍其房室更欲何之讀楚茨之詩至樂具入奏恍然曰此伶官不得志之作與簡兮詩人相類朱子所謂若自譽而實自

朝也考古者室屋之制前堂之房與後寢相値正
祭之時設樂于堂上下所謂鐘鼓既戒鼓鐘送尸
伶官既有事矣至後寢以燕同姓乃復移樂入奏
勢必由房以入寢此招我由房所由來也次章云
由敖敖爲舞位上章說聲此說容易更顯然古之
賢人君子多隱于樂工如春秋太師摯諸人猶知
逾河蹈海以去亂東遷之時政行不修砥行立名
之士動輒罹咎伶官世所賤其職易給相與竊升

斗之祿托微業以逃世所謂大隱隱朝市者非耶

詩人于此于鬱伊無賴之中而為喜幸不勝之語

孔子謂可以怨者于此見之其志婉而其辭悲矣

序說謂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意極得

之而其旨未明臣因推明其意而取證于楚茨樂

具入奏之語極有考據儀禮諸篇詳房室之制而

尚書顧命亦有東房西房惟毛詩于此僅見朱子

不深考猥以為婦人所作已失之矣或又謂何不

遂謂淫奔之詩豈不謬哉

著 庭 堂

爾雅釋宫門屏之間謂之宁詩作著李巡曰謂正門内兩塾間堂下至門謂之庭升阼階西階而後至堂堂以北為室與東西房

陳

爾雅當塗謂之陳詩胡逝我陳謂于東西階下用瓴甋築起高于平地令易洩水便人行走其廟中路則謂

之唐俱是堂下至門之逕特以廟庭異其名耳禮賓
主入門有當陳揖當碑揖及階揖所謂三揖三讓也
碑在庭之中央廟以麗牲寢以識日景
宇　户　牖　向　屋漏
宇簷下户室户兩扇為門單扇為户豳風八月在宇九
月在户盖天氣漸寒自遠而至近也牖穿壁以木為
交窻所以見日牖下為奥尊者所處古人祭必于奥
奥為室西南隅近南日光為壁所掩故隱奥室西北

隅為屋漏牖中日光穿漏于北故曰屋漏向北出牖也亦曰北牖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南牖下使君得南面視已孔子自牖執其手是也

李氏如圭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大夫士東房西室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室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庭楹正冥

朱傳庭宮寢之前庭楹柱也正向明之處冥奥窔之間也上章言堂之美此章言室之美

臣謹案朱子因從前諸儒之説而以此章為專言室之美臣謂此章是兼堂室堂在内盖室與堂同一至門之庭室别無庭也若説向北有庭則為非堂而非室制矣楹即前堂之兩楹古人于此授玉行禮是向明之處所謂正也室西南隅為奥東南隅

為窔奧窔之間在户之西而牖之下是幽暗處故曰冥惟此一句是專言室若室之楹則傍列東西房楹藏在壁間安得謂有覺其楹牖户之外即為前堂安得有殖殖其庭正是兩楹之間是對前庭當陽受日之處故得快快若室則東户而西牖受光處無多安得言此乎臣二十二歲時撰儀禮宮室指掌圖極精細謹詳其說于左

古人宮室之制兩下五架其正樑為棟以下二架

為楣又下二架為庋後楣以北為室與東西房室一戶一牖戶東而牖西東西房惟一戶俱在東東房無北壁房半以北為北堂詩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也東楣庋之外四隅有四斜棟架屋為東西南北走廊其屋簷外出為宇所謂上棟下宇也宇四面各有階南面有阼階西階東西有兩側階北堂有北階宇飛垂而外出故曰如翬斯飛棟特起而高峻故曰如鳥斯革則前章亦兼堂室言之

蓋同是兩下五架所成不容區别而庭與楹之不得屬于室更較然矣

皐門 應門

䟽王宫之外郭門曰皐門正門曰應門諸侯有庫雉無皐應朱子曰歷觀春秋禮記家語所載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後遂尊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耳王氏樵尚書日記曰周禮天子之門

五一臯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亦曰畢門外朝一治朝一內朝一亦曰燕朝外朝在庫門之外以朝萬民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視治之朝以朝羣臣燕朝在路門之內路寢之庭以燕同姓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視朝即治朝聽政即燕朝康王之誥王出在應內之內即路門外之治朝也

廟　寢一名路寢　祊　堂　基　唐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前廟以奉

神後寢以藏衣冠祭畢燕諸父兄弟于此楚茨詩所謂樂具入奏以綏後禄是也亦曰路寢商頌單名寢曰寢成孔安魯頌路寢孔碩是廟亦有路寢矣凡廟中室屋之制與生人所居畧同特其名一二異耳廟門曰祊廟中路曰唐西夾之堂曰塾詩祝祭于祊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于門内待賓客之處絲衣詩云自堂徂基此堂非廟堂乃門側西夾之堂所謂塾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劉氏瑾曰門之内外夾其

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
謂之塾則宜有基詩所指則內塾之基也箋曰使士
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降往于基告濯具爾雅疏曰
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日使祝求神于廟門內二是
祭之明日繹祭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名祊是廟門
內外皆有祊二者行禮俱不在廟故知此堂非廟堂
也乃鄭注郊特牲以祊與繹為一時之事又云祊祭
明日之繹祭也是舉其一而忘其一矣唐與陳俱是

堂塗特以廟異其名耳詩中唐有甓是也

宗

湛露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傳曰夜飲必于宗室考成也燕畢而更留諸侯夜飲于同姓諸侯則成其禮若異姓有讓則止朱子曰宗室蓋路寢之屬詩緝曰燕禮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是在路寢之旁

室

壼

詩室家之壼爾雅宮中衖謂之壼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内道名也

臣謹案天子有六寢路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六寢之北有六宮后夫人與嬪御居之從宮達寢有永巷宮中之長巷也后夫人由此以進御于君質明告去衆妾則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寺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嬪妃來就雖天子不得至宮詩所稱巷伯是寺人之長伯長

也周禮天官寺人之官凡五人

宗室

采蘋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傳曰宗室大宗之廟也

劉氏瑾曰諸侯之庶子為别子别子之適子為大宗

即大夫之始祖也百世子孫皆往祭于其廟

館

箋鄉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疏考工記外

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

處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退適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　詩緝曰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蓋既朝于天子而退適治事則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治之政其服以緇布為冠以黑羊皮為裘以緇布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為之其裳皆素　詩記曰諸侯入為卿士皆受館于王室

附録

陳氏稽古編曰天子有五門最外曰皐門次庫門次雉門次應門最内曰路門外朝在皐門内治朝在應門内燕朝亦名路寢在路門内所謂三朝也路門亦名畢門亦名虎門亦名寢門以其内有路寢也路寢之内有小寢五是為王之六寢六寢之内則為后之六寢亦謂之六宫康成曰婦人稱寢曰宫正寢一燕寢五與王同諸侯有庫路雉而無

皐應

附梁名

詩所咏為梁有四而棟梁不與無逝我梁在彼淇梁維鵜在梁鴛鴦在梁有鶖在梁皆漁梁也石絕水為堰而笱承其空天官𪇰人為梁王制漁人入澤梁指此如茨如梁橋梁也以木為之月令謹關梁周語十月成梁指此爾雅釋宮隄謂之梁郭氏解之兼上二梁矣造舟為梁浮梁也雖用以渡水

而異於橋惟天子得乘之五椉梁輈車上之梁也
輈稍曲而上至衡從衡上而下句之則衡横於輈
下如屋之梁也

毛詩類釋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十三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衣服

袞衣繡裳

箋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舜有十二章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旂

而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天子之龍一升一降諸侯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衮然故謂之衮王之三公八命冕服七章與侯伯等及出封則加一等而服衮時周公以三公出封於魯故得九章也

玄衮及黼

箋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則繡之於裳詩記曰上公之服九章衮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黼繡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

侯伯驚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衣三章裳四章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謂以毳衣畫虎蜼衣三章裳二章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絺刺粉米無畫衣一章裳二章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衣無文裳刺黻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

黻衣繡裳

疏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臣謹案黻為冕服第九章乃大夫元冕之服襄公既始命為諸侯秦伯爵當服鷩冕七章而云黻衣者鄭云王之賜服惟用有文章故也凡賜法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詩美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元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諸侯之得王賜惟以有文章者為榮不在命服之貴賤

常服黼冔

傳白與黑謂之黼冔殷冠也夏曰收周曰冕疏周冕無

績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舉一章以表之耳案黼冔是二事黼是衣冔是冠

素衣朱襮

疏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為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夫中衣亦用素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惟諸侯乃得服之耳

錦衣狐裘

疏諸侯在國服麑裘不服狐白狐裘為諸侯在天子之朝所服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于後不復服之　馮氏曰古人之裘最重狐白故天子以為朝服諸侯以為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而唯卿大夫得衣之又别其裼衣天子諸侯以錦大夫以以素禮服之重者也

臣謹案檜風云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蘇氏轍曰緇

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

今檜君以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則其耽

細娛而無遠慮可知矣

狐裘黄黄

箋黄黄然取温裕而已不求奢淫也疏狐色不一等狐

白非君不服狐青乃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詩取

彼狐狸為公子裘是也若黄狐非貴服息人臘祭服

之季秋草木黄落象其時物之色郊特牲云野夫黄

冠黃衣黃衣蓋狐裘也是通庶人皆得服之

臣謹案第二章云臺笠緇撮以此例之則黃狐非貴服可知矣錦衣狐裘言其美也狐裘黃黃言其儉也同狐裘而以色殊貴賤如此非注疏孰能發此義

羔裘豹袪　豹褎　豹飾

疏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鄭風云羔裘豹飾亦謂以豹皮飾袂袖其實一也袪詩緝

曰緇衣羔裘諸侯日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服之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以他物飾其袖所謂豹袪豹褎是也

素絲五紽　五緎　五總

疏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裘之界域因名為緎五緎既為縫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　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

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倣古制錢氏

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紃施之縫中連屬

兩皮因以為飾

三英粲兮

傳三英三德也箋剛克柔克正直也程子曰三英若素

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

臣謹案程子之說朱傳詩記及許氏謙俱從之而

嚴氏粲以每章第二句皆言德美非裘飾而反有

取於毛鄭謂立政有三俊英即俊也甚覺費辭詩
只是平易若依嚴說讀去自覺不順粲字如何着
落況其人之德美自有末句在第二句原是屬裘
講如朱傳所謂毛順而美豹甚武而有力未嘗不
明順下句方說到之子立言自有次第也斷宜從
朱傳

毳衣

箋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其青者如菼菼蘆之始生也

劉氏濟曰毳衣以宗彝為首蓋畫虎蜼虎蜼淺毛故謂之毳毳衣所畫者三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繡者二章黼也黻也蓋天子大夫之服

緇衣

疏緇衣即士冠禮所云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士旦朝于王服皮弁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是卿大夫居私朝之服

絲衣

疏爵弁之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曹氏曰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其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士助祭于王之服

會弁如星 綦曹風今本作騏

箋弁皮弁也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若星明也 疏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

璂璂讀如綦綦結也詩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
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侯伯璂
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
于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三采而璂飾七也
臣謹案周禮六冕王大裘而冕十有二旒上公衮
冕九旒即詩所謂衮衣也侯伯鷩冕七旒子男毳
冕五旒即詩所謂毳衣也絺冕三旒大夫元冕一
旒士無冕用爵弁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黑如

爵頭然其制與冕同而其前不俛六冕之外有三弁從事韋弁服田獵冠弁服二者俱不常用唯視朝皮弁服則君臣同服之其制以白鹿皮為冠其形員其縫數如旒數每貫之玉亦如之天子前後十二旒則弁前後亦十二縫每縫貫十二玉上公九旒則弁前後九縫每縫九玉玉有五采三采之別弁冕之制大畧如此

載弁俅俅

疏載戴也弁謂爵弁士祭于王之服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緇為衣且非祭服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緇衣與此緇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也

有頍者弁

傳弁皮弁也王者日視朝之服燕同姓亦服之疏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言此皮弁之冠欲何為

乎宜當服之以燕而幽王何以久不為責之之辭也

許氏曰頍即古規字規為員者是弁之貌

臺笠

疏以臺皮為笠以禦暑雨是野人之服也前裘是冬所衣此笠是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言其不用美物其儉可知

緇撮

傳緇撮緇布冠也疏以緇布為冠僅撮持其髻而已古

者始冠服緇布冠冠而敝之令都人士以為常服見其節儉

素冠　素衣　素韠

李氏樗曰毛以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既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韠也鄭以素冠為既詳素紕之冠謂經傳之言素者皆為白絹未有以布為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緣邊也故

謂之素冠至于素衣則素裳也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是十三月之練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

臣謹案素冠為祥冠王鄭說並同朱傳亦從之而呂氏詩記方駁王鄭之非而取毛傳練冠之說其詳甚辯詳見訂詁

赤芾 朱芾

疏芾是配冕之服形制與韠同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

他服謂之韠班氏固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斯干詩朱芾斯皇是也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詩緝曰芾當作韍古字通也蔽膝之韍從韋黼韍之韍從黹音指采菽疏云士服爵弁以靺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芾韠韐俱是蔽膝之象

臣謹案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疏朱深于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散則皆謂之朱芾是朱芾不獨天子也曹風三百赤芾疏周禮再命赤芾黝珩公侯

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
大夫以上皆得服赤芾赤芾不獨諸侯也

韎韐

疏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以茅蒐草染之赤色大
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為韎韐士冠禮爵
弁服韎韐是也　語類問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
以為戎服朱子曰戎服較是周禮凡兵事韋弁服注
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左傳有韎韋之跗注是也

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足知其為兵事所用

邪幅

箋邪幅如今行縢也幅束其脛自足至厀故曰在下疏

縢緘也謂行而緘束之

金舄　赤舄

疏金舄即禮之赤舄加金為飾故謂之金舄諸侯之服

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履王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

之舄也詩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服此

二爲矣

充耳　瑱　琇瑩　瓊瑩　瓊華　瓊英

傳充耳謂之瑱天子以玉諸侯以石箋所以懸瑱者紞也君五色臣則三色禮書曰瑱以充耳紞以懸瑱詩于衛夫人言玉之瑱也則瑱不獨施于男子婦人亦有之齊之著有素青黃三者即謂此三色之紞也用雜綵線織之以為懸瑱之繩琇與瓊皆言美石瑩鮮潔貌瓊華瓊瑛特異其文耳

雜佩

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朱子曰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鋭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内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于瑀而下繫于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補傳曰一説謂觿璲箴管凡可佩者皆是案佩玉非民間所常有後説

為長

子衿　子佩

疏衿與襟同交領也佩謂青組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毛傳士佩瓀珉而青組綬

珮璲

箋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則素餐

臣謹案朱傳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

為漿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長即長短之長鞙鞙長貌言西人驕溢將物作賤如此此為得詩之本意鄭謂刺素餐似屬添出嚴氏解亦未當

佩觿　佩韘

傳觿所以解結箋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以韋為之禮書曰食指中指無名指看沓所以放弦佩觿佩韘皆成人之飾也

兩髦

内則注云髦象幼時鬌音朶小兒剪髮也兒生三月剪髮為鬌男角謂兩髻女羈謂三髻長大猶為飾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父母歿則去之時僖侯尚存故云

項氏曰髦者以髮作為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横繫額上是也

臣謹案諸侯小斂即脱髦此明云兩髦安得有襲攻共伯于墓上入僖侯羡自殺之事乎史遷之誣

妾不辨自明矣

葛屨　要襋

傳夏葛屨冬皮屨糾糾猶繚繚也詩緝曰疏以糾糾為稀疎之貌非也繚繞纏也糾三合繩亦繞纏之義葛屨既獘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行于霜雪寒沍之地言其苦也要之謂治裳之䙅襋之謂治衣之領未嫁之女子而為好人治䙅襋而利其傭資皆急于趨利也

葛屨　冠緌

詩緝曰葛屨賤而在下五兩每兩二隻言屨之有匹也冠之纓緌貴而在上雙止言緌之有匹也喻貴賤各有匹偶也箋以五兩以文姜與姪娣傅姆為五人襄公往從而雙之迂曲可發一笑

垂帶

古人上曰衣下曰裳不相連以大帶束衣裳之縫其垂者謂之紳詩曰垂帶而厲疏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

貌也大帶之外有革帶所以佩觿礪之屬婦人不殊衣裳深衣則裳連于衣純之以采服以燕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夕時著之明非禮衣也庶人則用以為吉服以其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副 笄 珈 髢

周禮追師為副編次追衡笄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若今之步摇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若今之假紒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

鬄即不屑鬄也之髢服之以見王笄以卷髮衡以懸懸紞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其下以紞懸瑱編次則無珈者以玉加于笄為飾首服之最尊者唯后夫人有之其飾之有六今不可考矣　詩緝曰毛以笄即衡笄是一物也鄭注追師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是鄭以衡與笄為二物其下文云唯祭服有衡釋衡為一物又云笄卷髮者釋笄為一物故鄭于此箋言笄而不言衡笄也疏混毛鄭為一說又引追師注云唯

祭服有衡笄彼文無笄字疏蓋誤

象服

箋象服謂褕翟闕翟也詩緝曰翟皆刻繒以象鳥羽故

謂之象服

被

疏被者首服之名儀禮少牢云主婦髲鬄與此被一也

古者或剔取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

名髲鬄即周禮所謂次也詩緝曰凡祭夫人首當服

副不當服次或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

翟

疏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疏翟雉名也三翟皆刻繒為雉形而彩畫之不用真羽祭統云夫人副禕謂公之夫人衞侯爵夫人當服褕翟禕同翬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曰褕禕衣畫翬褕翟畫揄闕翟謂刻而不畫

展　縐絺

箋后妃六服有展衣綌絺是絺之蹙蹙者謂極精細疏夏服

展衣以綌絺為裏是當暑袢延之服紲袢者去熱之

名袢延熱氣也

褧衣

箋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錦衣在塗所服詩緝曰褧禪

衣也以縠為之加于錦衣之上中庸所謂惡其文之

著也

揥

疏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揥詩緝曰毛傳云揥所以摘髮盖摘音剔為摘取之義則今之鑷子矣非也搔首之揥因以為飾者若今之篦兒也

縭

爾雅婦人之褘謂之縭孫氏炎曰褘帨巾也郭注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于體因名為褘此女子既嫁之所著取繫屬于人之義曲禮云女子許嫁纓内則云衿纓是也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

繫著以申戒之孫炎以褘為帨巾失之矣

帨

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紛帨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詩無感我帨兮

附録

陳氏稽古編曰王之吉服九其六冕服其三弁服冕服六者大裘而冕及衮鷩毳絺玄是也弁服三者爵弁皮弁冠弁是也王服大裘其下衮冕至玄

冕則公侯以至卿大夫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士
則爵弁冕服皆玄衣纁裳爵弁服純衣纁裳緇帶
韎韐皮弁服素衣素積緇帶素韠冠弁亦謂之玄
冠亦謂之委貌其服謂之朝服緇衣素裳
九服惟大裘不見詩九罭之袞衣采菽之玄袞袞
冕服也唐風之七衣鷩冕服也大車之毳衣毳冕
服也采菽之黼黻絺冕服也終南之黻衣繡裳玄冕
服也瞻彼洛矣之韎韐周頌之絲衣載弁爵弁服

也淇奥之會弁終南之錦衣狐裘皮弁服也召南鄭唐檜之羔裘鄭之緇衣冠弁服也外又有服弁服凶服也弁經服弔服也韋弁服戎服也在九服之外矣而韋弁服亦見詩東山之裳衣六月之常服我服采芑之命服皆是　又有玄端服亦玄冠玄衣與朝服同而裳不用素為異天子視朝以皮弁諸侯視朝以朝服大夫士在私朝以玄端　冕服爵弁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麻衣也

中衣用布即十五升布唐風之素衣朱襮諸侯冕服之中衣也謂之繡黼丹朱惟君得服之大夫士中衣得用素衣不得用朱襮矣若夫檜風之狐裘則息民之祭服也曹風之麻衣則深衣也檜風之素冠毛以為練冠鄭以為祥冠也鳲鳩之騏弁雜色之弁也顧命特設此服非禮之常服故鄭以騏為璂理或然也秦風之袍澤褻服也無羊之蓑笠野服也都人士之緇撮則太古之冠而用為始加者也

臣謹案陳氏考衣服之制極詳悉但周禮三弁係皮弁服冠弁服韋弁服見於經文爵弁為六冕之次士得用之不在三弁之列此以爵弁為三弁而戎事韋弁服反在九服之外與周禮不合

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此王后之六服也其色經傳無文孫毓鄭玄各有同異要皆臆說難信其見於詩則葛覃之澣衣毛以為副褘盛服鄭以為自褘至褖皆是也采蘩之被音佩展褖二衣之

首飾也邶之綠衣鄭以為褖衣也君子偕老之副笄褘衣褕翟之首飾也象服鄭以為褕翟闕翟也其之翟亦此二翟也其之展展衣也惟鞠衣弗及焉

裘有狐裘有羔裘有麑裘有貉有貍而羔裘之用最多大裘而冕黑羔裘也五冕之服爵弁服冠弁服皆黑羔裘天子諸侯燕居玄端服亦黑羔裘詩之羔裘皆冠弁服也君用純臣異其褎飾故有豹

袪豹褎豹飾之稱焉狐裘有三其一狐白裘天子
視朝皮弁服用之諸侯朝天子亦同皆裼以錦衣
卿大夫在王朝亦衣狐白裘惟裼用素衣為異其
二黃衣狐裘蜡祭後息民之祭及兵事韋弁服用
之其三狐青裘大夫士玄衣之裘也玉藻玄綃衣
以裼之是也玄衣即玄端服與天子諸侯服同而
裘異矣見秦風終南者狐白裘也見檜羔裘及小
雅都人士者黃衣狐裘也見邶旄丘者狐青裘也

豳風取貍貉為裘貉裘以燕居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是也貍裘以從戎左傳定九年東郭書皙幘而衣貍製是也

附佩玉

古之君子必佩玉亦用以充耳然惟天子純用玉下此皆雜用玉石其見於詩者如鄘風玉之瑱也衛風充耳琇瑩小雅充耳琇實皆充耳也鄭風佩玉瓊琚王風貽我佩玖秦風瓊瑰玉佩大雅何以

舟之維玉及瑤毛云舟帶也鄭云玉瑤容刀之飾皆佩也著詩之瓊華瓊英瓊瑩毛以為佩而鄭以為充耳也木瓜瓊琚瓊瑤瓊玖經雖不言所用然其見於他詩者皆以為佩則此三者亦佩也今考之毛傳惟瓊云玉之美者琚玖俱云玉名其餘皆云美石又云石次玉然則詩言瑱佩止瓊琚是全玉耳餘皆石也但諸名俱合瓊為文則玉石兼用可知蓋古制如此黃公紹强為之解以英為玉之最貴華為玉之

乾隆御覽之寶

方成實為玉之既成與草木一例不免穿鑿

毛詩類釋卷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施培應
謄錄監生臣郭道濬